

昭明文選

第十一函
第十二册

文選卷五十一

論上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論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注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自首至尾光焰動
邊如鯨魚暴鱗於
皎日之中燭天耀
海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

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

於秦故曰連衡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

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

當此之時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

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

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呂氏春秋曰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

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合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合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

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

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劬滑音依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

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爲謝遂委質爲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

樂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

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嬰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良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

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時廉頗爲趙將

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合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魏李巡爾雅注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鏃以金為箭鏃

也於是散從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

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州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

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

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隲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如淳曰鋌箭足也鄧

展曰鋌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鋌為鐘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鋌音的鋌或為提錄音巨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

為池

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既沒餘威

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

隸之人

如淳曰眡古張字張人也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

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

千金孔叢子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故曰倚頓也

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埤蒼曰揭立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

天下雲

會而響應。高麗糧而景從。

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

山東豪俊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鉞

息於鈞戟長鍛。所也。孟康曰耰鋤柄也。張晏曰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介也。魏音憂。槿巨切。如淳曰鈞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鈞曲也。說文曰

鍛。鉞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謫。文厄切。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匝也。下結

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

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而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

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

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且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

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

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

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

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

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

深諫於桀。而王子比于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于。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

皆竭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

無人臣之禮。如淳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

天下笑。鄭立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

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也。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

奉凋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

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立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辭。愉愉喻。煦煦况。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

和悅之貌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與嘔同音吁。

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拂與彌同。

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

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

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

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懼然易容。

懼敬貌也。居具切。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忤。

先

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

也。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

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

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

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

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

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

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

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

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

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

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辯思貌也。孫武子兵法曰：合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

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

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

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

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

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得應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圉空虛

文子曰法寬刑緩圉圉空虛

鳳凰來集麒麟在郊

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

甘露既降朱

草萌芽

禮記曰天降甘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

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

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益聞國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

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

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蠱嗜膚，蚊亡云切。蠱，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

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懇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

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而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

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于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也。

非有積素累

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也。

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視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

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帨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立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嫫毋倭倭善譽者不能

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嫫子奢莫之媒也媿媿父是之喜也倭媿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媿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

曰咨夫持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君薛

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鷁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

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

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

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王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詠

歎中雅轉運中律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嘒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友

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紀人不

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

音金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

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

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

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

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

新新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

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傅遂廢太子新召中山君以為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

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

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

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

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硖夫

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蒼曰快忽忘也他沒切良工砥之

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

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

不能命哉。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

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貌寂寥曠遠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

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字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

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水

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

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每錄軒

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

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

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

龐

也謂眉有白黑雜色

感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

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

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

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樂動聲義文也

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

度

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則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

處把握而却廖廓乃欲圖

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

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邱

子見先生言切恐一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